



楊簡全集

〔宋〕楊簡著
董平校點

 浙江大學出版社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第八冊 慈湖先生遺書

楊氏易傳卷一

今易經乃漢費氏所傳古人之
中古文易校訛蓋梁丘經之
經與古文同漢書文惠易
人象小象乾文

楊簡全集第八冊

慈湖先生遺書 卷八至卷十四

〔宋〕楊簡著

董平校點



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八

家記二

論《書》

孔安國謂堯「安安，安天下之當安」，謂舜「允塞，信充塞上下」，謂「天敘有典，天次序人之常性」，謂「惟和惟一，群臣當和一心以事君」，謂「一哉王心，能一德則一心」，謂「王道平平，言辯治」。陸德明又「婢綿反」。傳注之謬，至於此極，而未有釐而正之者。

《堯典》：「協和萬邦。」《春秋傳》：「禹會諸侯於塗山，執玉帛者萬國。」此皆言其大略爾。使不滿萬，亦可以言萬，其不止於萬或倍萬，亦可以言萬。猶言「萬物」，物奚止於萬耶？「萬民」，民奚止於萬耶？皆舉其大略而言爾。先儒故必欲整整其所謂萬數釋，鄭康成謂：「《尚

書《州十有二師者，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，蓋百國一師，州十二師，則州千二百國也。」八州九千六百國，餘四百國在畿內，則整整恰恰爲萬國，不少一，不多一，吁，可哂哉！其陋至此！《公羊》說殷三千諸侯，周千八百諸侯，《孝經》說亦云周千八百諸侯，此或據古志而言。漢博士求其說而不獲，遂爲之說曰：四海之內九州，州方千里，建百里之國三十，七十里之國六十五，十里之國百有二十，凡二百一十國。八州千六百八十國。又天子之國內，方百里之國九，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，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，凡九十三國。合爲千七百七十三國，以應周千八百諸侯之成數。武王之興^{〔一〕}，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。康成遂又謂三分有二，則殷末千二百諸侯。牽合可笑之狀若此類，奚可殫舉！凡是皆起於不達道義，無所用心，故溺情於名數之末，寢愚而不自知，又以愚後世，使學者弊精神於愚陋之說中，則先儒於是爲有罪，而予諄諄之辯，爲不得已！彼獨不思夫諸侯之建不知其所自始，人群生於天地之間，皆有血氣生知，不能以無欲，欲則爭，爭則鬪，則傷，則殺。其天性之美，稍公且正者，則足以服其比鄰，比鄰歸之。凡百取平焉，則五有長，十有長，百有長，千有長。其德愈大，所服愈廣，是故有小國之君，有大國之君。其爲君爲長者，地醜德齊，莫能相尚，其間有聖人出焉，舉天下咸歸服之，是爲帝、爲王。夫所謂爲君爲長者，皆諸侯也，大小之數、多少之數，豈得而預定？既弗克預定矣，則又豈能新立法更易之、增損之，以合《王制》所言之數耶？雖有更易世代，武王克商，滅國五十爾，餘率因其舊，則周所封建亦不多矣，詎能盡更而易之？雖有德則加地，有罪則削地，其有功德者，固不數見，有罪者亦不數見，則

〔一〕「武」下一字，底本爲墨丁，此據四庫本作「王」。

加地、削地亦不數見，姑因其舊，乃勢之常，而漢儒乃爲是等等差差不可少有增損之制，亦不思甚矣！康成爲漢儒宗，餘可觀矣。此本不足辯，習俗虛文，爲日久固，不得已，少驅井蛙之惑。

《堯典》：「帝曰：疇咨，若時登庸？」《益稷》：「帝庸作歌曰：敕天之命，惟時惟幾。」又曰：「庶頑讒說，若不在時。」《尚書》率以「時」爲「是」，蓋古語也。《堯典》上無所承，忽曰：「誰乎？嗟哉，有誰順是者乎？吾將登用之。」蓋時即道也。舜之所以光天之下者，此也；黎獻之所以有功者，此也。丹朱反此也。禹荒度土功，用此也；皋陶祇敘此也；祖考以此而來格群后，以此而德讓，鳳凰因此而來，百獸以此而舞，庶尹由此而諧，敕正天命，惟此而已。「惟此爲幾」，謂爲庶政之幾。蓋天地間惟有此道而已。三才萬化，萬物萬事萬理^{〔一〕}，皆不出此道^{〔二〕}。得此，則吉則治；失此，則凶則亂。唐虞君臣朝夕之所謀謨經營^{〔三〕}，無出此道。是，猶此也。故當時相與詔告，惟曰「時」，猶曰「此」也。時，即道之異名。此道非言意之所能名，後乃取道路無所不通、人所共由之義，初無形體之可執。至於曰「時」，則尤不滯於言意。妙哉，時之爲言也！非大聖，疇能爲是言？《易》多曰「此」，此即時。漆雕開亦曰：「吾斯之未能信。」是也。是，音之輕清者，謂道也。古罕言道，虞夏之際始間言之。舜曰「若不在時」，又曰「惟時惟幾」，皆所以言

〔一〕《遺書抄》卷二無「萬理」二字。

〔二〕《遺書抄》卷二無「道」字。

〔三〕《遺書抄》卷二無「經營」二字。

道。道之爲言，終不若「時」之爲義渾然不分事理。帝知「若時」者，誠未易得，故問其次，誰能順予采者？采，事也。次問事，則知時道也。

互見《訓語》

堯納舜于大麓，「烈風雷雨弗迷」。按：《孔叢子》宰我問及此，孔子曰：「堯既得舜歷試諸艱，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，使大錄萬幾之政，是故陰陽清和，五星不悖，烈風雷雨，各以其應，不有迷錯愆伏，明舜之行合於天也。」《孔叢子》之可疑者不一。《皋陶謨》曰：「兢兢業業，一日二日萬幾。」《益稷篇》曰：「安女止，惟幾惟康。」蓋幾者，動之微也。後世多事遠不逮唐虞，然今朝廷一二日亦安得有萬事？尚不及千百。則知唐虞之時，所謂「萬幾」者，指視聽言動念慮爾，此斷斷乎無疑者。而此言「大錄萬幾之政」，深有疑焉。又改「麓」作「錄」，然則堯納舜於大山之麓，使之主祭，因名山升於天。「烈風雷雨弗迷」者，舜畢祭，而烈風雷雨他所咸迷，獨舜所行不迷，言百神享之特佑焉，故不迷。《史記》亦云：「舜入山林川澤，暴風雷雨，舜行不迷，堯以爲聖。」若謂自舜錄大政而風雨始不迷錯，則堯時迷錯乎？後始皇封禪遇暴風雨，豈非神靈示此以爲驗乎？《孔叢子》所云，疑古好事者託辭。

又《孔叢子》書宰我問禋于六宗，孔子曰：「所宗者六，皆潔祀之也。埋少牢於泰昭，所以祭

〔一〕「采」，底本作「事」，《四明叢書》本作「采」，是從之。

〔二〕「幾」，四庫本作「機」。

時也；祖迎於坎壇，所以祭寒暑也；主於郊宮，所以祭日也；夜明，所以祭月也；幽祭，所以祭星也；雩祭，所以祭水旱也。禋于六宗，此之謂也。」與《祭法》大略同。《祭法》首言祭天地，即繼以「埋少牢於泰昭」已下。夫舜「肆類于上帝」，類者，蓋類祭，及地日月星之類聚祭，而於文祖之外又禋於三昭三穆歟？古者天下爲公，惟讓於德，三昭三穆，皆有德可宗，非如三代而下，天下爲家而傳於子，三昭三穆未必皆宗也。若《孔叢子》所言六宗，則舜祭於上帝，不及地而遂及山川，無乃不可乎？又《孔叢子》後章謂孔子欲猫得鼠，琴音爲之變，甚失孔子好生之志。此皆後儒託辭^{〔二〕}，亦猶言堯、瞽叟北面朝舜，孔子曰「於斯時也，天下殆哉」之類乎！

《舜典》曰「象以典刑」者，《漢書》所謂「畫衣冠而民不犯也」。漢儒去古近，宜有所傳。後孔安國一人乃更其說曰：「象，法也。法用常刑，不越法。」後儒又因別爲說曰：「象民所犯輕重而加以常刑。」皆不明白，釋象字不平正。象，畫也，畫其所犯之典刑於衣冠而耻之，而實不刑之，且後世直加之刑，猶恐其不革，而欲畫衣冠以革之，嗚呼，此衰世淺丈夫所見乃爾！稍致思焉，亦何不可？今固有至愚至姦惡，而寧甘受杖，耻於示衆，豈唐虞之世而人不耻之歟？矧大聖人道化所感動耶？矧《舜典》此章曰流、曰宥、曰鞭、曰扑、曰贖、曰眚災肆赦，皆寬恤之類，惟怙終賊殺者乃刑之。此刑乃正之用五刑。若上言象以典刑，非畫衣冠，則無乃重複乎？下言：「欽哉！惟刑之恤哉！」則上敘寬恤，乃其本旨。

〔二〕「儒」，四庫本作「篇」。

舜咨十有二牧曰：「食哉惟時，柔遠能邇，惇德允元而難任人，蠻夷率服。」民苟無食，雖有常性，饑困迫之，必至斲喪，故舜先食。《洪範》八政：一曰食；孔子亦曰「所重民食」，孟子曰：「救死不贍，奚暇治禮義？百畝之田，勿奪其時，數口之家可以無饑，為王道之始。」農事之不可失時，惟農家知之。苟失其時，雖種不粒。既富而後可以言教，民食足而後可以言德化，欲柔遠必能邇而後可。德性人所自有。《書》曰：「惟民生厚，因物有遷。」不隨物遷，則不失其厚，是謂惇德。惇德之言，所以勉十有二牧。元，即乾元、坤元。元者，道之異名。允，信也，誠也。惇德之至，至於信其果元，是謂允元。《書》曰：「德元不失其厚。」不因物遷，則可謂能邇矣。其次又能難於任人，以堯朝而有共工、驩兜，以四岳而猶薦鯀，人之難知如此。孟子曰：「左右皆曰賢，未可也；諸大夫皆曰賢，未可也；國人皆曰賢，然後察之，見賢焉，然後用之。」如此任人，必得其賢，必能使遠方蠻夷柔服。遠者猶服，而況於近者乎？禹曰：「安女止，惟幾惟康。其弼直惟動，丕應僉志。」止，即「惇德允元」；弼直，即「難於任人」；動應僉志，即「蠻夷率服」。皋陶曰「慎厥身修，思永」，即「允元」；又曰「庶明勵翼」，即任人。故曰「邇可遠在茲」，言乎致治之道在此不在彼也，在邇不在遠也。此萬世不可易之通論，論治者無能越之。子思論治天下國家亦以修身為先，尊賢次之，後儒亦曰王者之道，在修身任賢而已。

見《訓語》

〔二〕「慎」，底本作「謹」，據《尚書·皋陶謨》改。

舜命伯夷典禮而告之曰：「夙夜惟寅，直哉惟清。」何謂也？寅敬者，禮之道。禮曲折萬狀，而由道心行之，實未嘗曲折，故曰直；實未嘗萬狀，故曰清。曰直、曰清、曰寅，以三言明禮之一道。後世道不明，此等語多莫曉。

舜命伯夷典禮，《尚書》曰「三禮」，孔安國注云：「天、地、人之禮。」某疑「三」者，「五」字之訛誤歟！按《尚書》多曰「五禮」，其巡狩修五禮。皋陶曰：「天敘有典，敕我五典五惇哉！天秩有禮，自我五禮有庸哉！同寅協恭和衷哉！」五典之外，自有五禮，則吉、凶、軍、賓、嘉，見諸《周官》者是歟！且書中文字非古者不一，如「汝」，古必不加「水」，「太」必不加點，「遜」必不加「之」。「時日曷喪」，本或作「害」；「天佑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師，惟其克相上帝，寵綏四方，有罪無罪，予曷敢有越厥志」，或作「天降下民，惟曰其助，上帝寵之四方，有罪無罪，惟我在昭」。「我周王天休震動」，或作「紹我周王見休」。「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」，或作「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」。《尚書》稱堯「文思」，思者，知藏於中，深靜不露也；稱舜「文明」，明者，別賢否，凡百敷見於外也。故《史記》曰：「天下明德自虞帝始。」

舜命龍曰：「朕聖讒說殄行，震驚朕師，命汝作納言。夙夜出納朕命。」禹曰：「予欲出納五言，汝聽。」《易大傳》曰：「理財正辭。」正辭，亦納言之謂。此治教之急務，而後世不聞。蓋五方之民，風俗議論容有不同，如周大夫原伯魯不說學，閔子騫曰：「周其亂乎！」夫必多有是說

而後及其大夫。」此等議論，豈可不納之於上，而出命以正救之也？周衰，異端並作，魯少正卯行僻而堅，言僞而辯，孔子誅之，以邪說之足以亂人心也。至若任俠輕生，以周人之急，有足尚者，而敢於犯禁，敢於殺人，似義而非正，相帥成風，肆行無忌，此豈一日之積哉？上之人無以救其始，稔成其俗。古者一道德以同俗，執左道者有誅。《周官》糾萬民之德，正其行，巡問而觀察之，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，布而訓之，以觀新物。三五之世，君人者以左右斯民若有常性爲本務，故設官分職，出納而正教之，奉天命，子兆民，本職如此。叔世官廢而不修，故異說興而莫之止，孔子條爲政之急務^{〔一〕}，曰「修廢官」，此其一也。秦漢而降，君臣安於功利，三代舊政不復修舉，而況於有虞氏之政乎！

舜曰：「咨！女二十有二人，欽哉！惟時亮天功。」夫舜所以咨命四岳、九官、十二牧者，孰不曰皆人爲之功？而舜諭之曰：「欽哉！惟時亮天功。」時，是也。亮，信也。是，天也。非一付之自然而不爲也，盡欽竭力，惟無人於意。苟動於意，即私即偏，而非道心。禮樂刑政一人於人爲，則違道違天，即可致患。故《書》曰：「天敘有典，天秩有禮，天命有德，天討有罪。」箕子曰：「無有作好，遵王之道；無有作惡，遵王之路。」王即天。又曰：「無偏無黨，無反無側。」箕子能辯之矣。孟子曰：「禹之行水也，行其所無事也。」是爲帝則，是爲帝載^{〔二〕}。由乎此，則能

〔一〕「條」，《遺書抄》卷二作「脩」。

〔二〕「爲」，《四明叢書》本作「謂」，四庫本二「爲」皆作「謂」。

懋勉，則五品遜、五刑明，則直，則清。直而不溫則失此，寬而不栗則失此，剛而虐則失此，簡而傲則失此。讒說殄行，皆失此。讒說者，似是而非之說，以其人乎意也；殄行者，太過殄絕之行，以其人乎意也。孔子訓子張以「忠信篤敬，立則見其參於前，在輿則見其倚於衡」者，天也。曾子曰「皜皜」者，純白無意象，即此天也。伊尹與湯「咸有一德」者，天德也。文王「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」者，此也；「小心翼翼」者，此也。此心不動，則不放逸，不慢易，不私不偏。日用純純，動靜無二道，三才無二道。

《書》曰：「后克艱厥后，臣克艱厥臣。」猗歟至哉！此堯、舜、禹、皋、益相與講論之大旨，而後世君臣往往下視此等語，以爲特言其淺者耳，特言其見於臨政事者耳，必別有妙者，如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」方可爲至論。吁！堯、舜、禹、皋、益，有二心乎？臨民出政時有一心，窮深極微時又一心乎？人有一心，且不能以爲人，而可以爲堯、舜、禹、皋、益乎？精一之論，始於欽謹，終於敬修^{〔一〕}，謂欽謹敬修又特言其淺者，則有淺有深，謂之一，可乎？益曰：「戒哉！儆戒無虞，罔失法度，罔游于佚，罔淫于樂。」又曰：「無怠無荒。」益豈侮其君謂不足以語夫深者，而姑以其淺者告乎？皋陶曰「慎厥身修^{〔二〕}」，又曰「無教逸欲」，又曰「兢兢業業」，又曰「同寅協恭」，何數聖人者無他奇謀偉論，而諄諄惟以戒謹恐懼爲首語也？於戲！堯之所以爲堯，舜之所以爲

〔一〕本句「始」、「終」底本均作「卒」，據《遺書抄》卷二改。

〔二〕「慎」，底本作「謹」，據《尚書·皋陶謨》改。

舜，禹之所以爲禹，皋陶、益之所以爲皋陶、益，豈非以此心而已乎？戒謹恐懼，此心存乎？放逸慢易，此心存乎？知放逸慢易，此心易失^{〔二〕}，則戒謹恐懼，此心之存，可知矣。惟得此心者，方知此心之出入；惟識此心者，方知此心之存不存。不識此心者，安知之也？不知者，胡不於戒謹恐懼時而默察其所以然乎？方戒謹恐懼時，此心放乎、不放乎？紛擾乎、不紛擾乎？有計較乎、無計較乎？支離乎、不支離乎？此時之心，可謂堯、舜、禹、皋、益之道心矣，可謂精一矣，可謂中矣，可謂天下之所同然者矣。是心也，無私好，無私惡，無私喜，無私怒，無私取，無私去，可謂「無偏無黨，王道蕩蕩，無反無側，王道正直」。庶政庶事，皆建此極；設官分職，莫匪爾極；粒我烝民，莫匪爾極。皋陶之刑使協於中，豈非此極？皇建此極，而天下之民不協於極者，無是理也。唐虞之所以比屋可封者，此也；成周之所以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，此也。謂「克艱」之語爲特其淺近者，遏絕天下後世之良心，長後世非僻之心。

禹曰：「后克艱厥后，臣克艱厥臣。政乃乂，黎民敏德。」舜曰：「俞！允若茲嘉，言罔攸伏，野無遺賢，萬邦咸寧。」大哉，舜、禹之言，其萬世不易之道乎！帝王之道，初無甚高難行之事，不過「克艱」一語而已，而遂可致庶政之咸乂，遂可致黎民之速化於德，可以使野無遺賢，可以使萬邦咸寧。其道甚易，其功甚大，又甚敏。然則後世何憚而不爲？學士大夫往往多歸過於人主，而不知過在於士大夫之不學也。

〔二〕「此」，底本原缺，據《遺書抄》卷二補。

夫人主長於深宮，輔而導之者，士大夫而已。漢高以匹夫取天下，群臣以一權利輔之，無足云者。張子房亦一時翹楚，借箸發難，毋立六國後，未害也，何至深沮高帝爲善之心？叔孫通首進大猾，固不足以輔帝，陸賈幾開帝矣，而謂湯、武逆取順守，此何等學術，而可以事君也？孝文欲禪賢有德者，而不敢專於子，有司再請，帝再却之，又耻於飭兵厚衛，遂罷衛將軍。觀此器度，真二帝三王之用心也。賈誼儒者，帝所前席，五餌鄙詐，可耻可賤，豈非士大夫之罪也？武帝雖窮奢黷武，幾亡社稷，然好儒，甚有嘉唐虞、樂商周之心，而董仲舒學不知道，《三策》所陳，雖皆正言，不達大本，不能啓導君心固有之善，惟曰「仁義禮智信所當修飭」而已，不知如何而修飭也！又曰「設誠於內而致行之」，夫誠者，人心之所自有，何以設爲？帝雖多欲，而嘉唐虞、慕三王之心，亦帝之善心也。人心本善，因物有遷，仲舒誠能因帝之善心，順以啓之，達而充之，安知帝不可躋之三代之上也？申公力行之言，正矣，不能如孟子因齊宣易牛之心而達之於王道也。士大夫誠未可亟歸過於世主也。帝亦頗悅仲舒之對矣，末冊曰「一條貫靡竟，統紀未終」，情狀亦可觀矣。韓歆之死，世咸罪光武，光武誠有拒諫之罪，而歆指天畫地，亦不敬不克艱矣。諸葛亮，三國之英，而勸攻劉璋，立同姓之婦爲后，棄義亡禮。亮猶如此，則下焉可勿論矣！唐房玄齡首發亂謀，杜如晦贊決，二人熟視巢妃之穢而不言，魏徵雖言，僅使勿后。三人者尚爾，餘又可知。馬周，史稱王佐，九成之諫，卒謂業已成就；宋璟，堅正矣，及明皇悔過，璟又導之，使委曲文過。士大夫學術如此，而遽議人主之難輔，未可也。

「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。」道在邇而求諸遠，事在易而求諸難。人心自善，人心自明，人心自神，學士大夫既不自知己之心，故亦不知人主之心。舜禹之心，即是己心，是心四海之所同，萬古

之所同。「克艱」云者，不放逸之謂也。不放逸則不昏，不昏則本善、本明、本神之心無所不通，無所不治，無所不化，此道至易至簡。

見《訓語》

某自以爲能稽衆、舍己、從人矣。每見他人多自用，某不敢自用，亦某自謂能舍己從人意，謂如此言亦可矣。一日，偶觀《大禹謨》，知舜以克艱稽衆，舍己從人，不虐無告，不廢困窮，惟帝堯能是，是謂己不能也。三復斯言，不勝歎息！舜心沖虛，不有己善，雖稽衆、舍己、從人，亦自謂不能。嗚呼，聖矣！舜豈不能稽衆者？豈不能舍己從人？豈虐無告？豈廢困窮？無告，常人之所不敢虐；困窮，常人之所不忍廢；而今也聖人曰「己不能」，嗚呼，聖矣！惟舜沖虛如此其至，故益贊舜德自廣運，自聖自神，自文自武，皇天眷命，奄有四海，爲天下君。時某年已六十有六，平時讀《大禹謨》未省及此，續思《曲禮》曰：「禮，聞取於人，不聞取人者。」稱某人仁、某人知、某人孝友之類，不敢取人者，以微有品題之意歟？見取於人，則不可曲。《禮》斯義略似《禹謨》。

益曰：「罔失法度。」當哉斯言！三五盛際，所以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者，以法度備具故也。後世所以人物衰喪，間有賢者，復多闕失，以法度大廢故也。學問之道，雖曰「求放心而已」，不在於外貌，然外貌斯須不莊不敬，即失其所謂帝則。豈有措身於淫逸非僻之地，而曰吾求放心足矣，難哉！近丹者必赤，近墨者必黑。自舜禹大聖，猶有「克艱」之戒。益曰：「戒哉！儆戒無

虞，罔失法度。」又曰：「罔遊于逸，罔淫于樂。」又曰：「無怠無荒。」而後世學道之士，乍有所聞，微有所覺，忽覩高明廣大，往往下視舜、禹、益，所爲過矣！氣質曾未及古中賢，而遽抹略小節，不復退思舜、禹、益用心之如何，多見其不知量也！

見《訓語》

唐虞之際，六府以養民，三事以教民。秦漢而降，不復聞三事之教矣。《大禹謨》具言正德、利用、厚生爲三事，而解者已不知其說。利用，言器用之便利；厚生，言養生。凡民切身日用之事，無越斯二者，即斯二者而皆有正德焉，如茅茨、瓦器、諫造、漆器、權量、均一之類，是利用之有正德也；老者衣帛食肉，班白不負戴於道路之類，是厚生之有正德也。生民日用，非利用則厚生，非厚生則利用。今也咸有正德，則斯民耳目之所見，手足之所用，心思之所關，無非正德之事，不知其所以然而默化於德矣。欲化民而不由三事，未見其可。後世爲國者，大概兵財而已，文物而已，教化無聞焉。故三事之說不傳。惟晏子曰：「夫民生厚而用利，於是乎正德以福之。」此稍不失旨。至於申叔時曰：「民生厚而德正，用利而事節」，則失《禹謨》之旨矣。無惑乎，三事之教於今不聞也！

舜命皋陶曰：「民協于中，時乃功。」自後世觀之，協中不協中，此何等急務也？《湯誥》首曰：「惟皇上帝，降衷于下民，若有恒性，克綏厥猷惟后。」自後世言治者觀之，衷爲何物？常性又何物？所謂「綏厥猷」者，又何如而綏之也？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：「惟時厥庶民于汝極，」

錫汝保極。」自後世觀之，極者，極至之道也，民至愚無知，何足以與此？設諭告之，彼又安知？成王命君陳分政東郊成周，曰「時乃罔不變，允升于大猷」。成周，殷頑民所遷，頑民淫泆叛怨，尤其愚不可訓誨者，自後世論之，當棄之絕之，而成王方欲使君陳升之於大道。是頑民，成王猶期之以大道，而況於他乎？於戲！古先聖王之所以治其民者，乃如此也；古先聖王之所以奉天命、爲天司牧斯民者，乃如此也。天能生斯民而不能教之，惟民生厚，因物有遷，無有以左之右之，使無越乎極，無失乎常性，則縱所欲爲而往^{〔一〕}，大亂之道也。是故有君焉，以代其任，謂之天子，則天之所以命人君者，非爲君者設也。天以衷降於民，民有之，是爲常性，率此常性而往，謂之道，亦謂之猷，又謂之大猷，又謂之極；不率此常性以往，則爲姦，爲宄，爲寇賊，爲大亂之道。古先哲王知天之所以命我者在此，知民之所以爲治爲亂者在此，故夫一政一令之出，無一不爲乎此。曰「五禮」，所以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；曰「六樂」，所以防萬民之淫而教之和^{〔二〕}；曰刑，刑者，所以使民協於中；曰政，政者，所以使民無不正也^{〔三〕}。中、和、正，皆極也。故唐虞三代盛時，利用、厚生，無非正德；禮樂刑政，無非大道。左右斯民^{〔四〕}，懼民之或失此極也；立我烝民，莫匪爾極。設官分職以爲民極，極者，常道之異名，言天下惟有此道，不可得而加也。立政立事，莫非此極，莫非中正。上自朝廷，下達閭里，目之所見，無非中正之色；耳之所聽，無非中正

〔一〕「縱」，《遺書抄》卷二作「隨」。

〔二〕「淫」，底本作「情」，據《遺書抄》卷二改。

〔三〕「無」，《遺書抄》卷二作「去」。

〔四〕「斯」，底本作「有」，據《遺書抄》卷二改。

之音；身之所履，無非中正之行。無姦聲亂色以賊其外，無異端邪說以賊其內，從容乎大道之中，不勉不強，而自有士君子之行，比屋之民皆可封，免置之夫皆好德。成人有德，小子有造，古者何修而得此？民有良性，無以賊之也；民之有過，有以防之也。後世忿疾民之不馴，上之人既無德以感動之，乃爲一切之政，峻令苛法以痛繩之，將以禁民之過，而反毒其良性，反作其不肖之心，迨夫治之不得，則曰後世之民非唐虞三代之民也。世移俗改，日就澆漓，刑政已修而民猶如此，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。吁！此豈後世之民果不可比於三代之民也？豈後世之民果日就澆漓，果不可奈何也？善夫！魏鄭公之言曰：「若謂古人淳樸，漸致澆訛，則至於今日，當悉爲鬼魅矣。」上之人賊民之良性，而疾民性之不良；上之人不善防民之過，而忿民之頑；田不井，民無常產而欲民之有常心；禮樂大壞，淫靡輕浮之音淪浹乎民之肌髓，而欲民之不蕩；鄉不舉，里不選，不教以德行道藝，而教以淺薄無用之虛文，而欲民之不失德。是日授之以朱丹而惡其赤也，日染之以皂墨而求其不黑也。

見《訓語》

少時讀《書》，竊自念古聖人之道，高明廣大，不可以心思，不可以意度，當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。如曰「惟精惟一」，如曰「一德」，略見深旨。其他大略曰欽，曰敬，曰謹，曰克艱，曰孜孜兢兢，曰典常，曰學于古，曰奉天，曰勤恤，殊未省其實。豈聖人姑致其謹，循其常，而其中固自有廣大高明之妙耶？豈帝王之治理如此，而不及其精微，其精微不多見於《書》耶？至讀《論語》亦然，惟見孝弟、忠信、力行、學文，平平常語，所謂「一貫之旨」，亦未明白；無隱之誨，亦不終告。豈